



孔叢子卷五

陳士義第十五

魏王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子順為

相孔武後名武字子順子順謂使

者曰若王信能用吾道吾道固為治

世也雖疏食飲水吾猶為之若徒欲

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爾則

魏王不少於一夫子度魏王之心以

高亦

中

告我使者曰魏國狹小乏於聖賢寡  
君久聞下風願委國先生親受教訓  
如肯降節豈唯魏國君臣是賴其亦  
社稷之神祇實永受慶於是乃之魏  
魏王郊迎謂子順曰寡人不肖嗣先  
君之業先生聖人之後道德懿邵幸  
見願臨願圖國政對曰臣羈旅之臣  
慕君高義是以戾此君辱賜而問以

政事敢不敬受君之明令○魏王朝  
群臣問理國之所先季文魏大對曰  
唯在知人王未之應子順進曰知人  
則哲帝堯所病故四凶在朝鯀任無  
功夫豈樂然哉人難知故也今文之  
對不稱吾君之所能行而乃欲強吾  
君以聖人所難此不可行之說也王  
曰先生言之對曰當今所急在修仁

尚義崇德敦禮以接鄰國而已昔舜  
命衆官群臣競讓德禮之致也苟使  
朝臣皆有推賢之心主雖不知人則  
臣位必當若皆以知人為治則人主  
宜未過堯且其目所不見者亦必漏  
矣王曰善矣○秦王得西戎利刀以  
之割玉如割木焉以示東方諸侯  
時魏王問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鍔鍔之劍  
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鍊鋼赤劍  
用之切玉如泥焉是則古亦有也王  
曰火浣之布若何對曰周書火浣布  
垢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灰色出  
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王曰今何以  
獨無對曰秦貪而多求求欲無厭是  
故西戎閉而不致此以素防絕之也

防秦貪然則人主貪欲乃異物所以  
故絕之然則人主貪欲乃異物所以  
不至不可不慎也○魏王曰吾聞道  
士登華山則長不死意亦願之對曰  
古無是道非所願也王曰吾聞信之  
對曰未審君之所聞親聞之於不死  
者耶聞之於傳聞者耶君聞之於傳  
聞者妄也若聞之於不死者今安在  
在者君學之勿疑不在者君勿學無

疑○李由之母少寡與李音竊相好  
而生由由有才藝仕於魏王甚愛之  
或曰李由母姦不知其父不足貴也  
王以告由且曰吾不以此賤子也雖  
然古之聖賢亦有似子者乎吾將舉  
以折毀子者李由對曰今人不通於  
遠在臣欲言誰爾且孔子少孤則亦  
不知其父者也孔子母死殯於五父

之衢人見之皆以為葬問鄒曼父之  
得合葬於防此則聖人與臣同者也  
叔梁紇與顏氏野合而生孔子叔梁  
紇死葬於防山孔子不知其墓母  
之也及母死乃殯於五父之衢  
曼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得合葬  
於王笑曰善子順聞之問魏王曰李  
由安得斯言王曰假以自顯無傷也  
對曰虛造謗言以誣聖人非無傷也  
且夫明主之於臣唯德所在不以小

疵妨大行也昔鬬子文生於淫而不  
害其為令尹觀左今李由可則寵之  
何患於人之言而使橫生不然之說  
若欺有知則有知不受問欺凡人則  
凡人無知必亦問臣則臣亦不為君  
之故誣祖以顯由也如此群臣更知  
由惡此必聚矣所謂求白絮而益其  
垢猶抱石以救溺愈不濟矣○魏王

使相國修好鄰國遂連和於趙趙王  
既賓之而燕趙孝成王問子順曰今  
寡人欲來北狄不知其所以然荅曰  
誘之以其所利而與之通市則自至  
矣王曰寡人欲因而弱之若與交市  
今我國貨散於夷狄是強之也可乎  
荅曰夫欲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  
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術

也王曰何謂我之無用彼之有用荅  
曰衣服之物則有珠玉五綵飲食之  
物則有酒醪五熟五味也此即我之所  
有而彼之所利者也夷狄之貨唯牛  
馬旃裘弓矢之器是其所饒而輕以  
與人者也以吾所有易彼所饒如斯  
不已則夷狄之用將槩於衣食矣殆  
可舉捶而誣之豈徒弱之而已乎趙

王曰敬受教○枚產魏問子順曰臣  
匱於財聞猗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  
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荅曰  
然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  
桑則長寒聞陶朱公富往而問術焉  
范蠡况与越王勾踐會稽之耻乃  
扁舟五湖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皮  
之陶為陶朱公乃治朱公告之曰子  
欲速富當畜五特於是乃適西河大

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  
息不可計賞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  
富於猗氏故曰猗頓史記猗頓且  
以豔齎起夫為富者非唯一術今子徒問猗頓  
何也枚產曰亦將問之於先生也荅  
曰吾負而子問以富術縱有其術是  
不可用之術也昔人有言能得長生  
者道士聞而欲學之比往言者死矣



道士高蹈而恨夫所欲學學不死也  
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  
學也今子欲求殖貨而問術於我我  
且自貧安能教子以富乎子之此問  
有似道士之學不死者也○東里閻  
魏空腹而好自賢欲自親於子順子  
順不下或曰夫君子之交於世士亦  
取其一節而已東閻子疏達亮直大

丈夫也求為先生後而先生無意接  
之斯者無乃非周公之交人乎子順  
曰此吾所以行周公之行也夫東閻  
子外質頑拙有似疏直然內懷容媚  
諂彫之醜非大丈夫之節也若其度  
骸稱膚面目鬚眉實美於人聖人論  
士不以為貴者無益於德故也然東  
閻子中不應外侮慢世士即所謂愚

道士高蹈而恨夫所欲學學不死也  
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  
學也今子欲求殖貨而問術於我我  
且自貧安能教子以富乎子之此問  
有似道士之學不死者也○東里閻  
人魏空腹而好自賢欲自親於子順子  
順不下或曰夫君子之交於世士亦  
取其一節而已東閻子疏達亮直大

丈夫也求為先生役而先生無意接  
之斯者無乃非周公之交人乎子順  
曰此吾所以行周公之行也夫東閻  
子外質頑拙有似疏直然內懷容媚  
諂彫之魁魁非大丈夫之節也若其度  
骸稱膚面目鬚眉實美於人聖人論  
士不以為為貴者無益於德故也然東  
閻子中不應外侮慢世士即所謂愚

人而謂人為愚者也特其虛狀以不  
德於人此乃周公之所罪何交之有  
○宮他魏見子順曰他困貧賤將欲  
自託富貴之門庶克免乎子順曰夫  
富而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  
下寡矣非信義君子明識窮達則不  
可今子所欲託者誰也宮他曰將適  
趙公子謂平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

養士自奉而已終弗能稱也宮他曰  
將適燕相國子順曰彼徒兄弟甥舅  
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宮  
他曰將適齊田氏子順曰齊大國也  
其士大夫皆有自多之心不能容子  
也他曰然則何向而可子順曰吾勿  
識也宮他曰唯先生知人願告所擇  
將往庇焉子順曰濟子之欲則宜若

人而謂人為愚者也特其虛狀以不  
德於人此乃周公之所罪何交之有  
○宮他魏見于順曰他困貧賤將欲  
自託富貴之門庶克免乎子順曰夫  
富而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  
下寡矣非信義君子明識窮達則不  
可今于所欲託者誰也宮他曰將適  
趙公子謂平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

養士自奉而已終弗能稱也宮他曰  
將適燕相國子順曰彼徒兄弟甥舅  
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宮  
他曰將適齊田氏子順曰齊大國也  
其士大夫皆有自多之心不能容子  
也他曰然則何向而可子順曰吾勿  
識也宮他曰唯先生知人願告所擇  
將往庇焉子順曰濟子之欲則宜若

郈成子者也伯昭昔郈成子自魯聘  
晉過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  
而不作送以寶璧反過而不辭其僕  
曰日者右宰之觴吾子甚歡也今過  
而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  
我歡也陳樂而不作告我哀也送我  
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衛其有  
亂乎背衛三十里聞甯喜作難右宰

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反命于君  
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兮祿  
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夫子聞之  
曰智可與徵謀仁可與託孤庶可以  
寄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今子求若  
人之比庇焉可也宮他曰循先生之  
言舍先生將安之請從執事子順辭  
不得已乃言之魏王而升諸朝○子

順相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  
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悅  
乃造謗言文咨魏人以告且曰夫不害  
前政而有成熟與變之而起謗哉子  
順曰民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為  
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  
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  
謗止今吾為政日新雖不能及聖賢

庸知謗止獨無時乎文咨曰子產之  
謗嘗亦聞之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  
順曰先君初相魯魯人謗誦曰麤裘  
而芾接之無戾芾之麤裘接之無郵  
麤鹿子也其皮以為裘加楊皮以朝  
氏夫子也芾小緹長弁也矣郵皆罪  
也及三年政成化既行民又作誦曰  
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  
無私文咨喜曰乃知先生亦不異乎

聖賢矣

衮衣公侯服也

○魏王謂子

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柰何子順對

曰昔周穆王問祭公謀父曰吾欲得

天下賢才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幾

乎得賢才矣今臣亦請君去其尊貴

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士為

臣何如子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

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

所得用亦少夫夷齊無欲雖文武不

能制君安得而臣之夷齊孤竹君墨

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

論勢第十六

魏王問相國曰今秦負強昭襄以無

道陵天下天下莫不患寡人欲割國

之半以親諸侯求從事於秦可乎子

順對曰以臣觀之殆無益也今天下

諸侯畏秦之日久矣數被其毒無欲復之之志秦志心無所計委國於游說之士游說之士挾強秦以為資賣其國以收利义手服從曾不能制如君之謀未獲其利而祇為名適足以速秦之首誅則無以得之不如守常以須其變也王曰秦其遂有天下乎對曰必然焉雖然取不以道得不以

道自古以來未有能終之者五國而

誅秦

魏公子无忌自趙歸率楚齊韓衛兵攻秦敗之河外蒙騫走

子順會之秦未入境而還諸侯留兵

於成臯故虎牢地子順謂市丘子曰

此師楚為之主今兵罷而不散殆有

異意君其備之市丘子曰先生幸而

教之願以國寄先生子順許諾遂見

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事既不



集又久師於市丘謗君者或以君欲  
攻市丘以償兵費天下之士且以是  
輕君而重秦又且不義君之為矣王  
故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子順曰王  
出令使五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則  
聽王之令矣不重王則且反王之令  
而攻市丘以此卜五國交王之輕重  
必明矣楚王敬諾而五國散○趙閒

魏將以求親於秦子順謂趙王曰憐  
王棄此君之下吏計過也比目之魚所  
以不見得於人者以偶視而俱走也  
南越謂之板魚左今秦有兼吞天下  
右越謂之不此行之志日夜伺間不忘於側息也趙魏  
與之隣接而強弱不敵秦所以不敢  
圖并趙魏者徒以二國併日周旋者  
也今無故自離以資強秦天下拙謀



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遠是以虛  
名自累而不免近敵之困者也為王  
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好也吳越之  
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  
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恤所同之  
患是不如吳越之舟人也韓王曰善  
○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為於魏便子  
順曰何謂曰勝趙則吾目而服焉不

勝趙則可乘弊而擊之子順曰不然

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皆良將

何弊之乘

時武安君穰侯鞅為將

大夫曰縱其

勝趙於我何損鄰之不修國之福也

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

求吾恐於時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

雀處屋子毋相哺煦煦然其相樂也

自以為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

崔頰不變不知禍之及已也今子不  
悟趙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  
雀乎○齊攻趙圍廩丘趙使孔青帥  
五萬擊之剋齊軍獲尸三萬趙王詔  
勿歸其尸將以困之子順聘趙問王  
曰不歸尸其困何也曰其父兄子弟  
悲苦無已廢其產也子順白非所以  
困之也死一也歸尸與不悲苦胡異

焉以臣愚計貧齊之術乃宜歸尸王  
曰何謂對曰使其家遠來迎尸不得  
事農一費也歸所葬使其送死終事  
二費也一年之中喪卒三萬三費也  
欲無困貧不能得已王曰善既而齊  
大夫聞其子順之謀曰君子之謀其  
利博哉○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  
輒不用乃喟然嘆曰不見用是吾言

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而居人之官  
食人之祿是尸利也尸利素殮吾罪  
深矣退而以病致事魏三遣使入其  
館謝曰寡人昧於政事不顯明是非  
以啓罪於先生今知改矣願先生為  
百姓故幸起而教之辭曰臣有大馬  
之疾不任國事苟得從四民之列子  
弟供魏國之征乃君惠也敢辱君命

以速刑書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  
其行乎荅曰吾將行如之山東則山  
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為不義義所不  
入遂寢于家秦急攻魏王恐或謂子  
順曰如之何時魏景荅曰吾私有計  
然豈能賢於執政故無言焉魏王聞  
之駕如孔氏親問焉曰國亡矣如之  
何對曰夫弃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

之不如棄之之易也人能棄之弗能用也  
言其地不用也  
言其地不能死之不能棄也  
言其地不攻守為易死其地不如棄其地以圖存為易當計其勢如何  
言其地不得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患不解  
魏自昭王時嘗立大縣數十城以郡為數百始皇立又撥數十秦東郡是王棄之非用之也秦之強天下無敵魏之弱甚矣而王是以質秦景閔王為太子此王能死不能棄

之也是重過也若能用臣之計則虧地不足傷國卑体不足苦身患除怨報矣今秦四境之內執政以下固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  
始皇况立文信與嫪氏乎與呂氏乎  
侯呂不韋與太與嫪氏乎與呂氏乎  
後私通後恐雍宮愛私求嫪毒詳於與嫪氏乎與呂氏乎  
毒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皆如是今與嫪氏乎與呂氏乎  
王誠能割地賂秦以為嫪毒功卑身與嫪氏乎與呂氏乎  
尊秦以固嫪毒王是以國贊嫪毒也與嫪氏乎與呂氏乎

則嫪毐勝矣於是太后之德王也深如骨肉王之交最為天下之上矣后德則秦不加兵是王孰不棄呂氏以此交秦為天下之上而從嫪毐天下皆然則王怨必報矣

執節第十七

趙孝成王之惠文王問曰昔伊尹為臣而放其君其君不怨何行而得乎此也子順荅曰伊尹執人臣之節而弼

其君以禮亦行此道而已矣王曰方以放君為名而先生稱禮何也子順曰以禮括其君使入於善也曰其說可得聞乎荅曰其在商書太甲嗣立而于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即桐迹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往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此文疑是書

尚存語是言太甲在喪不明乎人子之道而欲知政於是伊尹使之居桐近湯之墓處憂哀之地放之不俾知政三年服竟然後反之即所以奉禮執節事太甲者也率其君以義強其君以孝道未有行此見然也王曰善哉我未之聞也○魏安釐王之昭王問子順曰馬回之為人雖少才文梗梗

亮直一作有大夫夫之節吾欲以為相可乎荅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荅曰聞諸孫卿云其為人也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臣見回非不備其體幹也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諂得罪○新垣固謂子順曰賢者所



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  
而即自退其有志不得乎何去之速  
也荅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  
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  
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  
興昔伊摯在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  
理豈伊呂之不欲執勢不可也當如  
今日山東之國莫而不振三晉割地

以求安二周折節而入秦燕齊宋楚  
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  
下盡為秦乎○季節見於子順子順  
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今日家之忌  
日也故不敢飲子順曰飲也禮親而  
死餼禮雖服衰麻見於君及先生  
與之梁肉無辭所以敬尊長而不敢  
遂其私也忌日方於有服則輕矣季節

魏○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子順  
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  
連乎仲連不肯仕宦好持高節嘗游  
與燕將書遂下聊城田單歸而言王  
其功齊欲爵之仲連乃逃隱海上王  
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答  
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  
武欲作堯舜而至焉昔我先君夫子  
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與體

成習與體成則自然矣○虞卿著書

名曰春秋

虞卿游說之士為趙孝成

上採春秋下規近世節義稱張揣摩

政諱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

之曰虞魏齊曰子無然也魏齊魏公

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

抵談說而已亦以為名何答曰經者

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為經矣且不為  
孔子其無經乎齊問子順子順曰無

傷也魯之史記曰春秋經曰以為名  
馬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晏嬰事齊  
景公以節儉名世吾聞泰山之上封  
禪者七十有二君其見稱述數不盈  
十所謂貴賤不嫌同名也儼也焮也焮也  
封禪之事司馬相如封禪文稱七十  
二君然有名氏可稱者不盈十言名  
同殊○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雀  
於趙王而綴之以五絲趙王大悅申

叔以告子順曰王何以為也對曰正  
旦放之示有生也子順曰此委巷之  
鄙事爾非先王之法也且又不令善  
也申叔曰敢問何謂不令荅曰夫雀  
者取其名焉則宜受之於上不宜取  
之於下下人非所得制爵也而王悅  
此殆非吉祥矣昔虢公祈神神賜之  
土田是失國而更受田之祥也詳傳

今以一國之王受民之雀將何悅哉  
○申叔問曰犬馬之名皆因其形色  
而名焉唯韓盧宋鵠獨否何也子順  
荅曰盧黑色鵠白黑色非色而何○  
魏公子無忌死韓君將親弔焉其子  
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必辭之禮鄰  
國君弔君主之今君不命子則子無  
所受其君也其子辭韓韓君乃止○

子高以為趙平原君霸世之士惜其  
不遇時也其子子順以為衰世之好  
事公子無伯相之才也申叔問子順  
曰子之家公有道先生既論之矣今  
子易之是非焉在荅曰言貴盡心亦  
各其所見也若是非則明智者裁之  
○申叔問子順曰禮為人臣三諫不  
從可以稱其君之非乎荅曰禮所不

得也曰叔也昔者逮事有道先生問此義焉而告叔曰得稱其非者所以使天下人君不敢遂其非也子順曰然吾亦聞之是亡考起時之言非禮意也言乃權時之意禮本意禮受放之臣不說人以無罪先君夫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言不欲顯君之非也申叔曰然則晏子叔向皆非禮也荅曰此二大

夫相與私燕言及國事未以為非禮也晏子既陳屢賤而踊貴於其君其君為之省刑然以及叔向叔向聽晏子之私又承其問所宜亦荅以其事也言特言君各言其非也詳亂左傳○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為之下嘉穀周以遂興往中山之地無故有穀非人所為云天雨

之反亡國何故也。荅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殖嘉穀，皆說種之其義一也。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謂天祥也。○趙王問相於平原君，平原君曰：鄒文可。鄭趙王曰：其行如何？對曰：夫孔子高天

下之高士也。取友以行交游，以道文與之遊，稱曰好義。王其用之，王卒不用，後以平原君言問子順，且曰：先生知之乎？荅曰：先父之所交也，何敢不知。王曰：寡人雖失之在前，猶願聞其行於先生也。荅曰：行不苟合，雖賤不渝。君子人也。王遂禮之，固以老辭。○趙王問子順曰：寡人聞孔氏之世自

正考父以來儒林相繼仲尼重之以  
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天下諸侯  
咸資禮焉先生承其緒作二國魏師  
從古及今載德流聲未有若先生之  
嗣率由前訓將與天地相敬矣荅曰  
若先祖父並稟聖人之性如君王之  
言也至如臣者學行不敏寄食於趙  
祿仕於魏幸遇二國之君寬以容之

若乃師也未敢承命假令賴君之願  
後世克祚不忝前人不泯祖業豈徒  
一家之賜哉亦天下之慶也王曰必  
然必然





